

中国古兵器的历史与传统

解放军出版社

钟少异 著



金戈铁戟

中

国

军

事

文

化

纵

57.04/05

金戈铁戟

——中国古兵器的历史与传统

钟少异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戈铁戟：中国古兵器的历史与传统/钟少异著.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

ISBN 7-5065-3629-3

I. 金…

II. 钟…

III. 兵器 (考古) - 技术史 - 中国 - 古代 - 普及读物

IV. E92-092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字数：214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14.00 元

《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编委会

峭 岩 吴如嵩 于汝波 于泽民
黄朴民 刘 庆 钟少异 濮继红
谢 钢 陈济康

《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编辑部

谢 钢 陈济康 李建力

出 版 说 明

《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摆在读者面前。在图书市场上各种各样冠之“文化”字样的单本书、丛书不断出现的时候，为何又推出“军事文化”丛书呢？这也许是读者心中的问题。

“文化热”是近几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文化界、思想界、商贸界甚至企业生产部门都大谈“文化”，颇有些“行行有文化，人人讲文化”的味道。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有学者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六十多种之多，但大致可将文化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类。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称文化是“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启超语），“共业也”可理解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生活中物质创造活动及成果，而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成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毛泽东语）。文化其实就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淀下来的，每时每刻影响着人们的那些思想、观念、道德、习俗等等社会现象。中国 20 年来的“改革”与“开放”，使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加，使国人对祖国的历史与未来进行新的审视与理解。作为这些创造成果的反

映，“文化热”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各行各业的“文化热”是一种历史前进的表现。那么，对中国军事文化进行审视、梳理、探研、传播的历史任务，就责无旁贷地摆在中国军人的面前。这是因为：

第一，军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文化是与人类军事活动相关联的那些特殊的思想观念和现象。它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战争——这一吞噬人类生命财产的怪物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的时候，便与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产生，是由人类制度肌体上的毒瘤私有制所引起的；它的发展，是由于人类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复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各个时代最先进的兵器如弓箭、火药、军舰、原子弹乃至运载火箭、太空飞船等——并用于战场，才使战争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毋庸置疑，战争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和人类文化造成巨大的乃至毁灭性的破坏。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这种毁灭性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类的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战争同样在自己施展拳脚的舞台上创造着文化，并逐渐形成一道与众不同的新景观。比如尚武观念、从军观念以及城堡建筑和战神崇拜等，都是普通文化现象包容不了的。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受经济状况、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军事文化内容颇有差异。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前后的军事文化也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挖掘中国军事文化遗产，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中国军事文化有很多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即使是熟悉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的读者，在阅读古代典籍时，仍

会产生许多难以索解的疑惑：雄浑磅礴、绵延万里的长城，它在战略文化上有什么深刻的意义？缠绵悱恻、春闺思夫的征妇诗，表达了古老的华夏民族对战争的何种态度？醉卧沙场、马革裹尸的尚武豪情与汉、唐盛世有什么关系？八卦阵真的像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描写的那样变幻莫测、威力神奇吗？明清时期武夫百姓对关公顶礼膜拜，为什么反而是尚武精神的衰落？战将侠客对宝剑名刀的苦苦追寻，难道只是为了上阵杀敌吗？中国古代将军书法家颇多，难道兵法与书法有姻缘关系吗？要想完整准确地解答这些我们归之为军事文化的有趣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原因很简单：以往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够。上面所提出的许多疑问尚无专文专书讨论，顶多是在个别著述中有所涉及而已。

第三，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分类方法，中国军事文化大体上可分为制度类、器物类、观念类三大部分。所谓制度类军事文化，包括与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武学和武举的兴盛与衰亡、军服甲冑形制的演变、军师谋士地位的沉浮、皇帝与将军关系的变化等，其变动历程曲折地反映出中国军事社会走向的大趋势。属于器物文化类的兵器、城堡的发展，称得上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科学技术、战略思想变化的突出反映。而尚武精神的兴替、智慧谋略的普及、忠义观念的盛行，则堪称是观念文化在军事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它们形态各异、内容不同，其深层次蕴含的文化意味却是共同的。举凡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防御，注重谋略，追求整体和谐，讲究重道轻器等历史传统都生动地体现在具体的军事文化现象和观念之中。其中有的属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发扬光大。也有的观念，如“重道轻器”在历史上曾阻碍了中国军事科技的

正常发展，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以防止在今后的国防建设中再走弯路。至于那些忠义观念、封建帝王与统兵将帅间的关系等，往往带着深刻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社会道德的烙印，更需做大量的分析批判、剔除糟粕方面的工作。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军队和地方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这部丛书。这部丛书不拟对军事文化做总体上的空泛议论，而是选取一个个有趣的中国军事文化现象或观念，进行认真的个案研究，然后以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用生动活泼的笔触，将其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讲给广大读者听。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真的感到对中国军事文化知识有所了解，感到这部丛书对中国军事文化的研究做了些有益的工作，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自序

解 放军出版社组编、出版《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当谢钢、陈济康诸先生约我参与的时候，没有多想就应承了下来。后来我才发现，这对于自己实在是一道并不轻松的考题，因而几次想打退堂鼓或另推高明，然而，出版社的盛情难却，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捉笔。我想，“文化”大概就是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一个个独特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所蕴含的某种观念、传统和意义吧。我对此没有研究，这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也只能如此了，于是就有了这几十篇散谈，没有结构，没有系统，相邻的几篇或有联系，但愿能够反映出中国古代兵器的一些独特现象及其意义。

当年，诗人杜牧在赤壁古战场上拾到一件残锈的铁戟，由此引发了联翩浮想：

折戟沉沙铁未消，
试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一件古兵器，也许就是一块锈迹斑驳的铜或铁，但当我

们能够将之与某一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战争和军队，那个时代的工艺和技术，乃至那个时代的观念意识、社会生活、时尚艺术等等相联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丰富的图景。

钟少异
1998年10月

目 录

自序	(1)
石兵、铜兵、铁兵和玉兵	(1)
鸛鱼石钺图	(5)
仗钺征伐和命将赐钺	(9)
陨铁刃铜钺	(12)
军钺和斧车	(14)
戈的民族性	(17)
戈之谜	(20)
戈的长度和应用	(22)
寻找石戈	(25)
戈的传播	(28)
持戟百万	(31)
雄戟和鸡鸣戟	(34)
斧戟和钺戟	(37)
戟的蜕变	(39)
槩戟和门戟	(43)
严锋劲枝的手戟	(46)
方天画戟的由来	(49)
车错毂兮短兵接	(52)
戎车既安，如轻如轩	(56)
射和御	(59)
横槩赋诗	(62)
唐宋时代的枪	(65)
飞镗电激	(69)
古剑的历史	(72)

吴越之剑宝之至也	(75)
中国古剑的奇、美、绝	(78)
中原佩剑习尚的演变	(80)
抚长剑兮玉珥	(83)
汉代的玉具剑	(86)
侠和剑	(89)
相剑术和相剑经	(93)
丰城剑气说端委	(97)
径路及其神祠	(100)
刀和剑的兴衰嬗替	(103)
错镂金环映明月	(106)
金银钹莊唐大刀	(110)
手刀和大刀片	(112)
明清腰刀	(115)
古刀剑的佩带方式	(119)
古刀剑的修治和检验	(124)
陌刀和偃月刀	(127)
游牧民族和中原杂兵器	(130)
铁链夹棒和流星锤	(135)
弓生于弹	(138)
周代的射礼	(142)
复合弓和角弓	(145)
“蒙古式射法”	(149)
中国制弓术	(152)
射之道	(156)
胡服骑射	(159)
双带两鞬，左右驰射	(163)

横弓着臂，施机设枢·····	(166)
木弩与丛林生活·····	(170)
劲弩趋发，甘战持久·····	(178)
“中国之利器”·····	(181)
中国古代的“机枪式武器”·····	(186)
欧洲弩和中国弩·····	(190)
连弩、车弩和床弩·····	(194)
砲（礮）和炮·····	(199)
杠杆抛石机和扭力抛石机·····	(207)
襄阳砲和阿拉伯人·····	(213)
拍竿和中古水战·····	(218)
火药的发明和炼丹术·····	(224)
火药军事应用的溯起·····	(230)
火器和战争用毒·····	(235)
火器和烟火·····	(243)
“銃”的语义学史·····	(253)
铸銃和铸钱·····	(258)
“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262)
十八般兵器和十八般武艺·····	(270)
“蚩尤作兵”传说的底蕴·····	(276)
“天作神器”与兵器崇拜·····	(280)

石兵、铜兵、铁兵和玉兵

1813年，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Vedel－Simonsen）出版了《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的第一卷，其中写道：“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会使用铁。因而这样看来，他们的文明史可以分成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它们之间不可能丝毫不重叠地截然分开。很显然，穷人在铜质工具出现之后仍旧使用着石质工具，铁质工具产生以后依然使用铜质工具。”这是文明史三期说的最初提出。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汤姆森（C.J.Thomsen）也依据武器和工具的制作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并以此为标准布置了馆藏古物的陈列。1836年于哥本哈根出版的丹麦国家博物馆的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明确讲述了三期说的概念。此后，这个理论便风靡世界，至今为人们所信从。

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对应，古代兵器的发展自然也经历了石兵、铜兵和铁兵三个阶段。依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比较

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兵器史上由石兵到铜兵和由铜兵到铁兵这两次大转变的界线。

在夏代，人们已经制造、使用青铜兵器，但铜兵淘汰石兵（包括骨角质的原始兵器），却经过了不短的时间。以最有代表性的中原地区为例，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商代后期。在这个时候，青铜兵器才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石骨质的原始兵器已经衰落，但消耗性的箭镞，仍大量用骨角制作。又经过了数百年，到春秋时期，原始兵器的最后孑遗——骨镞和角镞，终于消亡。

据考古发现，中原地区在西周晚期已经出现铁兵器，但铁兵淘汰铜兵，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直至战国中晚期，一些国家（特别是楚国）的军队虽然已经较多使用铁兵器，但铁兵器的普及程度仍无法与青铜兵器的普遍盛行相匹比。从铜兵到铁兵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西汉时期。到东汉时期，中原铜兵器就消亡了。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的提出，系综合了武器和工具两方面的材料，但武器和工具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兵器的以铜代石要快于生产工具，而以铁代铜则要慢于生产工具。这种现象与武器和工具在古人心目中的不同地位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兵者，国之大事也”，因而总是首先将最好的材料用来制造武器，即所谓“美金以铸剑戟”。而与生死存亡并不那么密切相关的生产工具，则无此殊荣，一般都以较次的材料制造，在金属材料已经普及的时代，就表现为“恶金以铸鉏夷斤斨”。“美金”、“恶金”之说，始见于《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本是指铜而言，但所体现的观念，实具有广大的意义。

商代，人们大量地用青铜制造武器，而生产工具仍普遍采用石骨木等原始材料，显然是上述意识在起作用。当然，殷人也大量地用青铜制造礼器，这是因为他们“重神先鬼”的缘故。直至春秋时期，人们依然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青铜仍是主要用于制造礼器和武器，青铜工具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却远未能排挤掉石骨木质的原始生产工具。在中国青铜时代，生产工具的以铜代石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所以当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普及的时候，它所取代的对象，便同时包括了青铜工具和石骨木质的原始工具。

生产工具以铁代铜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战国时期，而当时青铜兵器仍然普遍盛行，铁兵器仅有初步的发展，普及程度与铁工具相差甚大。究其原委，是因为兵器对铁料的要求较高，时人主要以需经反复锻打锤炼的块炼渗碳钢制造铁兵器，产量极其有限，根本无法动摇青铜兵器的地位，而当时大量冶炼的生铁，由于质脆不耐用，大多用于铸造生产工具，几乎不用于制造兵器。这无疑也是“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鉏夷斤斨”的体现。在时人看来，块炼渗碳钢算得上是“美金”，无奈太少；生铁只能归入“恶金”；比之生铁，则青铜仍足以称得上是“美金”。

由于兵器 and 工具的发展存在这种不平衡性，因而对具体问题就必须注意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以礼器和兵器为标志来确定中国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而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来确定中国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如果不具体分析，很可能会陷于混乱，比如以为：商代、西周既为青铜时代，必然主要使用青铜工具；战国既为铁器时代，必然主要使用铁兵器，等等。

关于兵器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接近科学的

认识。汉代人写的《越绝书》曾借一位传说中的春秋晚期人物风胡子之口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这个说法中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以玉为兵”的阶段。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确实曾经以玉石来制作兵器。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玉就成为我们祖先最为珍视之物，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常用以制作他们所最为看重的物品，诸如沟通人神、象征权力、标帜高贵的祭器、礼器、佩器之类。以玉石制作的兵器，华美而不裨实用，也大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仪饰礼兵。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玉钺，就多是氏族领袖人物标帜权力的权杖。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玉兵器（以玉戈最为常见），应都是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用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那种五六十厘米长的大型玉戈头，很可能是祭器。至于最近在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中发现的玉剑，自然是越王的佩饰。

应当说，以玉为兵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但这只是特定时期兵器仪饰化的一种现象，并不构成为兵器发展链环中的单独一环。